

女八仙

李沙铃

(散文)

人在寂寞孤独至极时，无所事事，便向被灰尘埋得已久的《影集》打主意了，拿过来翻一翻，兴许可以从这儿找到几片火花哩。

照片是历史的记载，不时地把主人引到业已逝去的画面之中，令人感慨凄伤，甚至泪沾衣襟。

九个人头，八个是女人，除了他，她们都走了。走得远远的了。再也见不到了。

沙丘挨着沙丘。没有水，没有草，没有鸟。一片茫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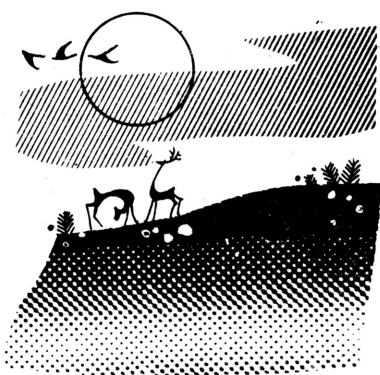
拉着骆驼，驮着帐篷，背着标杆，挎着水壶，唱呀笑呀地住在这儿了。

一色的地质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理想的彩图，把她们吸引到沙漠世界里。在那儿，给自己的青春种花，向自己的妙龄谱曲。傻乎乎的。仿佛不懂什么是苦。从早晨跑到天黑，测了量，量了测。

唤一声亚运会，我胸中就涌起浪涛狂澜。

那曾几千年迟迟不能融化的冰雪——今天终于化作江水江流而去。那曾经受了四十载风风雨雨的共和国——终于点燃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的圣火。那曾代表东方接受历史和未来检验的中国人——终于以惊涛拍岸的气势向前涌去……

啊！年轻的亚运会，团结的亚运会、和平的亚运会，终于在中国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沸腾了。



刊头设计 王洪斌

脑子里装的尽是矿矿矿。

“大姐的嘴肿起来了，能拴一只兔子！……”

别人笑，她不敢笑，笑了干裂的嘴唇就得滴血。

二姐又“倒霉”了，拉不开腿，躺在沙丘上，象西洋油画中的“火神”，既浪漫，又威武。

“看看，二姐成仙了！”

一阵取乐。

三姐和四姐，不管戈壁的硬太阳，你晒你的，我跑的我的，不信你能把女人晒软！毕业宣誓会上早就说了——太阳再硬，也比不上我们的意志硬！能怎么样？……

五姐顶喜欢打扮，两条辫子没有六十分分钟梳不出来，女同学都叫她“梳女”。现在，辫子成了两股毛绳了。

“你为什么还不梳了？”

她说：“这就叫‘自然美’。”

六姐、七姐常犯痛经病。一痛起来便在沙窝里打滚，脸上的汗珠黄豆粒大：“啊呀！我活不了啦！……”

过一会儿，又哈哈大笑。

“神经病！把人都快吓死了。”

姐妹们围了上去，是笑骂，也是亲热。

八姐最小，当然只能作“八姐”了。

人小鬼大！做饭，炒菜，开罐

头，烧开水，都由她包了。还有个嗜好——边做活边唱歌。

严格点说，她唱的不怎么样，因为音准差往往跑调，听得人不由着急，随之，招来一顿难听的挖苦词。

八姐却说：“我开口一唱，谁都要大笑，这一笑，谁也不想北京的冰糖葫芦了！……”

这八位姑娘，吵得戈壁长出了青草，闹得沙漠淌出了石油。不长时间，鸟儿也飞来了，汽车也开来了，楼房也站起来了，欢乐和笑语一齐涌来了。

寂寞从此让位。

他和她们生活了一段，在茫茫的沙丘上，拍下了一张“日出照”。一人寄了一张。底片保存在他的《影集》中。

五年之后，他重访她们，迎接他的竟是一幅高高的墓碑，上写——“八仙女之墓”。

他摘下帽沿，默哀久久。

市长说——她们一次出工，突然来了龙卷风，就都……因为是八位未婚姑娘，便以八仙女墓志。

他再也听不下去。

翻到这张照片，他的寂寞、无聊、孤独被驱散了，好象散去了头顶上的一块乌云。

“九个只剩下一个了……”他说。腰杆子挺了挺，眼睛射出了火辣辣的光……

唤一声亚运会

杨小军

充满友谊的亚运会，今天正以无比磅礴的气势和雷电绽放般的风流向着精神世界的最前方奔涌。

亚运会，自从你在中国撞击悠远的回声的那一天起，世界已被震撼了。我相信，亚运之后，世界定会被更加地震撼！

唤一声亚运会，我胸中就涌起浪涛狂澜。

新语丝 (拟格言)

张政明

贵于金子，要么贱如粪土。

“热症”是现代社会的病。

舞台上的相声往往逗人笑，生活中的相声往往催人哭。

人体美在曲线，心灵美在洁白。

服装的流行，使生活增光添彩；“明星”的流行，使舞台乌七八糟。

儿子对老子说：“月亮比星星大多了！”这是可爱的天真；

老子训儿子说：“星星比月亮大多了！”这是讨厌的正经。

故事是儿童的天国，这天国的皇帝和臣民又都是儿童自己。

知识的价值是个不定的变量，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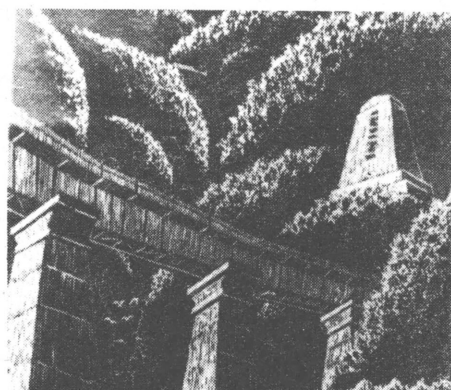
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然而西安市建二公司二处的管道工尚水民，这回却真的流下了泪水。不过，他这泪，不是受了委屈的辛酸泪，而是出自对他的班长——建设部劳动模范郝修敏师傅的感激之泪。

这是前不久的事情……

今年5月24日下午，水民的妻子赵淑贤又住院了。他心痛地看着昏迷不醒，呼吸衰竭的她，脑海里反复闪现着她十八年在家，含辛茹苦拉扯四个孩子的情景，又想到为治好她患的难缠病，这几年把工资花完了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外债，而现在孩子上学要花钱，给她治病还要花许多说不清的钱，可眼下自己囊空如洗，万一她再有个三长两短，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呢？

就在这时候，忽然门一开，郝修敏走了进来，水民见是师傅便赶忙迎住招呼。慈眉善眼的郝修敏顾不得擦下头上和身上的水汗，就掏出一叠儿钱说：“这是班里大伙儿给你凑的1250元钱，你先用着。记住，不管花多少，咱都要把淑贤的病治好！”作难中的水民一见顿时愣怔住了，他只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把自己多少天来的忧愁熬煎、担心一扫而光了。他觉得师傅送来的不是钱，而是他老人家和班内大伙儿的一片深情厚意。他心里一热，眼眶不由得潮湿起来了。郝修敏安慰说：如不够就吭气，甭发愁！”说着，郝修敏又详细地问了病人的病情，千叮万嘱咐地出了院门。水民目送师傅高大魁伟的身影消逝在雨幕中后，心里一激动，不由得想起了郝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关心大伙儿，关心自己的许多事……

21年前，血气方刚的水民一参加工作，就跟上当时已有名气的郝师傅学管道工。是师傅手把手，不厌其烦地给大伙儿教识图，讲施工规范，说做人的道理，多少回硬撑着因工伤四根肋骨严重骨折，一直没有将息好的病身子，



魂系陇海路

贺永超

咬着牙上高爬低地给大伙儿做操作示范动作。几十年来，不论是春夏秋冬，也不管路近路远，他和大伙儿一起吃住，一起干活，一起跑路上下班，不仅从未摆过班长的架子，反而对大伙儿小到头昏脑胀，大到每人每家碰上的婚、丧、嫁、娶乃至盖房……他都体贴关心得无微不至：1986年秋天，王五印盖房遇雨倒塌，他冒雨骑车跑40多里路去安慰。前年春天，他又盖房手头钱不够，师傅拿出600元资助；小田俩口子闹离婚，急得师傅上班批评开导他，又多少回下班去他岳父家做女方工作，使他俩破镜重圆；去年初，周平印患肝癌住院，师傅动员子女们凑了500元，又跑几十里路送到他家属手里；今年4月，自己要送妻子去医院检查，急得手里没钱，师傅知道后，二话没说就硬塞给自己

300元，可那是

他准备寄给山东老家安排80多岁的岳父住院急用的呀，象这样的事，在

几十年中，全班40来个职工，又有谁没有扯过他的心呢？

他的思潮又象冲开闸门的蓄水一样汹涌澎湃起来了。师傅他1951年参加工作，当班长35年，曾33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入党15年曾14次当选为公司和市建工系统“优秀共产党员”；8年连膺公司和市建工系统“生产标兵”称号；辛辛苦苦，把本班带成一直是处、公司和市建工系统的先进集体。从领导到职工谁个不夸，谁个不赞呢？尤其近十年来，他六次谢绝组织提拔当工长、任队长，两次主动让工资，十多次坚辞高薪聘请，为了工作每年都要贡献38个以上节假日，郝师傅多么象领导和同志们赞誉的“革命的老黄牛”那样不计得失，不谋私利，只知道默默耕耘，默默贡献啊！

时间飞快，半个月过去了。虽经医院极力抢救，淑贤终因病情严重而离开了人世。在料理完后事第三天，郝修敏用自行车带着一袋面粉，奔波三十余里地又进了水民家的门。水民见是师傅，感动得忙唤来孩子们说：“你郝爷爷为了咱们家操碎了心，还不快跪下给他磕头！”当孩子们呜呜地哭着排成一行儿跪在地上一齐说：“郝爷爷，你真好啊！”时，从来不善言辞的郝修敏也动情地噙着泪花，慌得手忙脚乱地扯这个拉那个说：“快起来，孩子们快起来啊……”他转身取下面粉，又掏出50元钱和100斤粮票说：“水民啊，你大娘知道你这回花销大，眼看着又要夏收，就要我顺便给你捎来这些……”水民一听上前忙拦住他坚决地说：“郝师傅你接济我已经不少了……”郝修敏连连摆手。硬将钱塞给他：“这算啥！”听了这话，水民这位关中汉子，激动得“噙”地跪在郝修敏面前放声哭了起来，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凶猛地涌淌下来了……

青

艾涓

春

这里不是荒原
这里没有森林
城角下
有一株大树在歌唱
不是怀念森林的博大
不是羡慕草原的广阔
不去留恋春天的温柔多情
不去追忆祖居于什么地方
表现风折断臂膀
用篝火把理想点燃
宣扬雨岁月凋零
作一掬泥土的思量

陕西炊具行业首创
免费维修终身

本店自1987年开业以来，为用户免费送货、免费安装调试和对邻省用户半费托运服务，今年又对售出的炊具免费维修终身。

销售品种有：厨房用0.5—3立方冰箱、远红外线烤炉、电炸锅、油炸锅、电热开水器、合面机、压面机、拌面机、馒头机、洗碗机、打蛋机、绞肉机、肉丝肉片机、自磨磨浆机、工业洗衣机、餐车、蒸饭车等。品种齐全，价格合理，欢迎来函洽谈业务。

西安华泰炊具店

地址：西安市东郊韩森寨149号（乘八路汽车经二路站北）

邮政编码：710043 电话：338329

联系人：徐明 石志清 袁劲